

尾声

歌星日本来

文工团

王安忆

妙妙

文
工
团

王
安
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工团/王安忆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(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5321-4840-0

I. ①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8260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 陈 征
策 划 杜 晗
责任编辑 乔 亮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文工团
王安忆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绍兴路 74 号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2 字数 182,000
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4840-0/I·3788
定价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539-2925636

目录

001

尾声

081

歌星日本来

159

文工团

217

妙妙

尾声

上午下了班，老魏没回家。在团里食堂吃了饭，趴在办公桌上想凑合着打个盹，然后再去市文化局。昨天上午，市文化局长苏硕来电话，要他今天下午三点钟一定去一次。他没说是什么事，可老魏心里明白，不会有什么好事，十有八九是扣经费，一想到经费老魏忍不住就要叹气，他为什么不俭省一些？前年、大前年，每年都拨给文工团十万，他怎么会花光了，还欠了债。说起来也怪，这年头的钱似乎也很不经花，心里明明是想省，卡得也挺紧，这个不批，那个不买，可是钱就像是捧在手里的水，不知不觉就漏光了。老魏叹了口气，抬起自己宽宽的巴掌瞧了瞧，他的五条手指头怎么也并不拢，四条指缝透亮。俗话说，这种手蓄不住财。

老魏换了个姿势重新趴在桌上，闭上眼睛，刚有点迷盹的意思，忽听隔壁灯光房里发出极响而又极沉闷的一声：“砰！”老魏的心使劲往上一提，站起身，推开椅子，就朝隔壁走去。

灯光房里，谢师傅站在一摊碎玻璃上，傻气地张着嘴，一动不动。脚边一盏耳灯，张着幽深的窟窿，黑洞洞的，像一只瞎了的眼睛。

老魏双手在大腿两侧一拍：“你怎么搞的？”

谢师傅抬起眼睛，望着老魏，嘴唇微微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正午的阳光穿过灰蒙蒙的玻璃窗，照在他脸上，他的脸显得

又黄又脏。

老魏恨得跺脚：“败家子！”

谢师傅的眼睛惶惑地转了转，不知看哪儿才好，最后又落到地下那摊碎玻璃上。他蹲下身子，用手把碎玻璃拢了拢。他这副神气，完全像一个四五岁的孩子，打碎了一只杯子，两只手对着碎片，妄想能合起来。而实际上，他的孙子已经有四五岁了。

老魏心软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烟，递给谢师傅。谢师傅不站起身，也不接。老魏气狠狠地往他耳朵后边一搁，自己点着了一支烟。他喷出一口烟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样给谢师傅来一番批评，要严厉但措辞要委婉。然而当他吐出第二口烟的时候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算了，不说了！说什么呢？该说的都说了，可这位胡子拉碴的老师傅，总是毛手毛脚。舞美队专门给他算过账，他打坏的灯泡，因为短路烧坏的线圈，浪费的色纸，等等，每月扣他一半工资也赔偿不了。说实在的，他原本也不是干电工的。二十多年前，当这个团还是个小小的柳子剧团，他是个打筋斗的角色。戏曲团改为文工团了，他就在台上扮个匪兵什么的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匪兵都由理分头、穿皮鞋的小伙子顶去了，他就改行当了电工。照副团长的意思，早要把他打发走的，可老魏见他在文工团混了半辈子也没混上个手艺，上别的单位能干啥呢？老魏可怜他，留下了他，占了个位置，月月领工资，可电工的活，还得另雇临时工干。他还要给老魏惹祸。

老魏把烟用手指头掐灭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走到院子里，见一个裤腿像两把扫帚的小伙子，大摇大摆地往女孩子住的中楼走去，嘴里哼着什么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。老魏叫住了他：“喂，停一停！”

小伙子回头向老魏看了一眼，站住了。一边从窗子外往练功房里的镜子照着，一边等着老魏走近。

“你找谁？”老魏走过去，问。

“罗建平。”小伙子用手指头小心地摸了摸耳边的鬓角。

“你是她什么人？”老魏打量着小伙子，他想到舞蹈队的罗建平只有十九岁。

“熟人。”

“熟人？”老魏皱了皱眉头，“晚上要演出，现在是休息，不能找人。”

小伙子挺直了身子，强硬地说：“午休时间，各随各便。”

“我们文工团午休就是晚休，下午当晚上用了。现在就是半夜，半夜能找人吗？”

“有一次，咱们半夜十二点还在黄河沿呢！”小伙子调皮地说。

“那是我不知道，我要知道，就不准。”老魏不和他啰嗦了，搭住他的肩膀，连拉带推把他送走了。

小伙子气坏了，回头说：“什么破团，像真的样。”

老魏把他推出门，承认说：“是破团，是像真的样。”这时他发现门上的玻璃破了一个小三角，完全够一只胳膊伸进来拉开插销的，怪不得他们能深更半夜还在外面疯。这儿的規定十点钟就要关门，还规定姑娘二十四岁才能谈对象。可这些规定，越来越不起作用了。都怨自己太忙，事太多，千头万绪，不知顾哪头才好。他转身望望传达室，想和老何交代一下，下午谁找谁都不行。

老何仰靠在一张破藤椅上睡着了，脑袋一会儿朝这边滚，一

会儿朝那边滚。老魏不忍心叫醒他，他早起晚睡，收报纸，叫电话，挺辛苦的。而且年纪也六十二了，该退休回家抱孙子了，无奈他没有儿子，自然就没有孙子。他孤家寡人一个，没个家，不愿退休，说死就死在传达室里，老魏也就不勉强了。

老魏在老头子身边站了一会，挠了挠花白的头发，终于想出一个办法。他找了支粉笔在门口留言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：“休息时间，谢绝会客。”他写完字，搓着手上的粉笔灰，门口又进来一个人民警察，双手提着两个热水瓶，笑容满面地朝老魏点点头，熟门熟路地向茶炉房走去。老魏认出这是一个街坊邻居，哈，这儿成开水房了，怨不得文工团用煤费得不可思议。然而，这符合老魏一贯的“要和群众搞好关系”的原则。老魏苦笑着摇摇头，向办公室走去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在桌子上，老魏怎么趴也不合适，睡不舒服，迷盹不着了。努力了十分钟，他完全丧失了信心，直起腰揉了揉眼睛。算了，不睡了，走吧！现在去市文化局似乎早了，那么绕弯到剧场和几个卖票点走走吧。

老魏走出院子，穿过这条窄窄的大马路，走上了宽阔而笔直的淮海路。这是这个城市最像样的马路了，据说上海有一条繁华热闹的马路也叫淮海路。可老魏总觉得上海是偷了他们的名字，因为这儿才是名副其实的淮海。淮海大战的战场嘛。打淮海的时候，老魏是军部文工团的通讯员，没打上仗，可他是亲眼见来着。那时死那么多的人，流那么多的血，不就为了这土地、这世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漂亮吗？瞧，这淮海路，又宽又直，可以和省城南京的马路媲美了。马路两旁修起了高楼，邮电局大楼够高的了，电业局还要高出一个脑袋；彭城饭店够阔的了，淮海宾馆

还要阔，老魏进去过一回，那地板像镜子一样，又亮又滑，老魏险些儿没跌倒。好！革命就要这么争着干，比着干，你追上我，我撵过他，这才有个劲头呢。

哟，“美味斋”的门面又在刷新，老魏记得不久前“五一”节时，他们才新刷了天蓝色的墙，这会儿又要漆上什么花了？老魏停下脚步，抱着胳膊，饶有兴趣地摸着络腮胡子，望着那两个忙上忙下的漆匠。

哦，他们不是在漆花，是在描字，照着墙上打好的底子在描，什么字哪？不会是庆祝国庆吧，国庆还早呢！再说也没必要漆在墙上，到时候挂四个大红灯笼不就得了。老魏眯起眼睛，辨认着墙上淡淡的笔画：“原笼蒸饺，鸡丝馄饨，南北大菜，包办酒席。”

唔！怎么写这个，干脆把菜牌子酒旗子亮出来吧！老魏心疼天蓝色的墙被破坏了，转身就走。一回头看见紧挨着“美味斋”的一个巷口支了一块大牌子，顶头四个大字：“广东饭馆”。老魏想起了，这巷子深处是有个小小的馆子。因为小，又因为地势不利，所以老魏还从来没有光顾过。他摸摸下巴，又继续看下去。“广东饭馆”四个字下面写着：

“厨师：张秀英，广东汕头人，于一九四七年到此地开设饭馆，以此谋生。手艺高超，具有典型的粤菜风味：长于炒、炖、炸煎、焖。爽滑嫩脆，清淡鲜美……”

老魏咽了一口唾沫，心里活动起来：什么时候得空了，带老太婆儿子来尝尝。他甚至有点懊恼过去没注意到这个广东饭馆，都是让这个门面堂皇的“美味斋”给盖住了。他掉头望了一眼“美味斋”，“原笼蒸饺”四个大字已经被红漆描了出来，通红通

红，十分耀眼，恐怕站在东车站都能看见。看来，他们也在争，也在比。可是这么个争法，似乎有点……怎么说呢？老魏忽然感到有点不是滋味。他放下胳膊，背在身后，继续往前走去。

走过大光明理发店，见门口挂着一个牌子：“理发进修班”。老魏想起儿子前几天在什么进修班把头发理坏了，恼火极了。这么热的天，头上一直卡着顶鸭舌帽，怎么安慰他都不肯取下来。想必就是这个训练班了。也真是，既然是训练班，就不要接待顾客；就算要在正式脑袋上实习，那别收钱呀！据说，照样收费，一个钱不少。当然，这样也是一举两得，既培养了青年，也挣了钱。唉，钱！

不知道苏局长又要扣咱们多少钱，眼下的文工团，可就差没当裤子了。已经欠了大家两个月的演出费和奖金、洗澡费。马上就要防暑降温费了，可烤火费还没发下来。看这次演出能不能挣一点儿，给大伙儿发一点儿。可是上座不好，第一场只六成，第二场是星期六，电视有什么“大西洋的人”，更惨。昨天还算好，可今天，中山堂开始演《蝴蝶梦》，不知怎么样。这同时，梆子剧团一直在矿务局礼堂演什么《十一郎》，引去了不少人。这文工团的歌剧，既不如外国电影吸引年轻人，又不如梆子戏吸引老年人。唉，唉，这也是争哪！老魏忽然感到这种“争”是多么吃力，多么艰难。争胜了固然是英雄，那么失败的呢？有了争，就有胜，也必定有失败者了。

真希望有哪一天，这些外国电影、梆子戏全绝光了才好。老魏咬牙切齿地想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一家烟酒商店。舞蹈队的桑桑和她对象成山坐在窗前。他们给了这个店一些票，所以就允许他们在这儿设点卖票，还借给他们桌子板凳。

老魏把头伸进窗户：“怎么样？”

桑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，她面前的票仍然是长长的几溜。

成山站起身，对老魏说：“听说轻工局明天要开大会，我去看看，撺掇他们包一场。”

老魏眼睛一亮，扒着窗户说：“包不了一场，包半场，包几排，都管。”

成山点点头，看了桑桑一眼，推出自行车走了。老魏望着小伙子的背影默默地站了一会，马路上的人很多，商店里的人也川流不息，可还没有一个人来买票，最多是站在窗前，望望海报和剧照。老魏忍不住对着一对小爱人开口了：“买两张票看看嘛，逛逛大街强些！”小爱人没吱声，走了。老魏心里一阵难受，自嘲地想：“这又不是卖菜，吆喝啥！”

他回头看看桑桑，桑桑托着腮，食指绕着耳边一缕卷发，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来来去去的行人。这是舞蹈队最有希望的演员，可是现在歌舞小节目太不上座，经常演歌剧，无形中等于解散了舞蹈队。舞蹈演员都扮演群众跑龙套了。但她的个子太高，一般总是跳独舞、主角，跳群舞都不合适，跑龙套也没她的份儿。倒有好几个兄弟文工团想要她，要不是成山牵着她，也许她早走了。老魏很抱歉地看看她，说：“等成山回来，你们就收摊回去吧！”他想起在本市师范大学读书的成山，难得有半天没课。说完，他就离开了烟酒商店。

往前走过一条马路，拐个弯，就到剧场了。老远看见剧场那个瞎了一只眼，小伙子们叫做“一目了然”的剧场工人，在和几个买票的说着什么。“一目了然”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工，剧场建成后留下来转正的。他说着一口味儿很浓的老土话，乐队队员说

他每个字尾都是一个颤音。老魏不懂什么叫颤音，只觉得他的话挺有意思，挺与众不同，老远就能听出来。老魏走近去，听他在说：“你们到开演前来买票，那时，三角的就卖一角了……”

老魏一个箭步跨到他面前，用力把他一推，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你混账！”

“一目了然”被揍得后退了几步，“砰”地靠在门板上。

老魏怒不可遏地说：“去叫你经理来。”

“一目了然”可怜地眨着一只眼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干，干啥？”

“我告诉他，因为你的破坏，影响了上座，我们不交场租了！”

“一目了然”慌了，耍赖地说：“经理不在。”

老魏揪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推进票房边上一间小屋，用力碰上门。正巧，门扣上搭着锁，锁上插着钥匙。他“咔嚓”一声关上锁，拔下钥匙。任凭“一目了然”怎么咋呼、嚷叫、哀求，转身离开了剧场。走去不远就是市委大楼，踏上台阶，他看了看表，正好三点过五分。

当他走出市委大楼的时候，已经是五点半了。

老魏慢慢地走出大楼，他忽然感到十分疲倦。两条腿，沉甸甸的；更沉重的是脑袋，他粗短的颈脖都好像支持不住它了。他垂着脑袋走下几级台阶，一个姑娘捧着文件报纸迎面而来，叫了他一声“团长”，他没听见。门口站岗的小战士，朝他咧嘴笑了一下，他也没认出这是他的小同乡。一个中年干部匆匆走下台阶，在他肩上拍了一巴掌，开玩笑说：“又来要钱哪？”老魏愣愣

地看了他一眼——

钱？局长倒没提，他还知情达理地说：“硬扣也不是个办法。”局长要他今天来，不是为了扣经费。那么究竟是要他老魏干什么？他谈了那么多，那么远，说到市委让长期亏本不赚钱的几个厂子下马，说到梆子剧团去年和今年一季度上缴了多少利润，说到淮海地区的农民还在嚼芋干子……这局长今天是怎么了？老躲着老魏的眼睛。最后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打仗，有占领的，有放弃的，有进攻，有撤退。”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撤退，让文工团撤？撤到哪儿去？撤回去吃干饭？老魏大笑起来。局长不笑，微微低着头，躲着老魏的眼睛。老魏不笑了，他忽然感到有点不对头，心里升起了一种说不出的不祥的预感。他不敢想下去，转身走出了办公室，下了楼。

他站在街上了。

太阳落了，却还留给世界一抹金红色。公共汽车从街口开过去，晚霞映在车窗上，像是一串金光从街口闪过去了。自行车车轮旋转着夕阳玫瑰色的余光，一圈跟着一圈，一环扣着一环。一个穿白制服的交警站在十字路口的指挥台上，像一片金红的汪洋中的一叶白帆。从这个街口看淮海路，就像是看一幅格外好看的画。街上很热闹，是下班的时候了。老魏忽然奇怪起来，他奇怪上班和下班，朝出和晚归，怎么全都是这么喧腾。

一辆自行车从老魏身后骑上来，回头叫了声：“回家吗？老魏！”

“啊啊，回家。”老魏被他叫醒过来，脱口回答道。自行车远了，在街口消逝了。可老魏忽然省悟过来，改口说：“不，不回家。”是啊，哪能回家？要上剧场了，晚上要演出。是的，要演

出，演出，演出……老魏是那樣的筋疲力盡，他直想躺下來睡。什麼話也不說，什麼事也不想，什麼人也不見，就这么躺着、躺着。他感到自己身上根特別主要的筋崩斷了，就像小提琴那根最重要、斷的最多的、每月都要買幾十根的A弦一樣，“嘭”地崩斷了。哦，小提琴，天哪！他們怎么不省着點勁兒拉，每年，光琴弦這一項，就是上百。就知道向老魏鬧，莫不是老魏能種錢。好了好了，老魏無力地抬起手在耳邊擺了擺，好像在打發站在旁邊向他要錢的小提琴手。好了，恐怕到此就該為止了。

走吧，上劇場。不，還沒吃飯呢！飯，是吃不下了，肚子飽飽的，想喝酒。只要喝一口，就會好一點的。老魏慢慢地向街口走去，那兒拐角上有一個小酒館。

酒館里人不少，但還有幾張空桌子。老魏買了二兩白干，一碟豆腐千張，走到靠窗的角落坐下了。

“六啦六！哥倆好！四喜！……”

“七星，五魁手！……”

猜拳聲此起彼落，弄得小酒館里烏煙瘴氣，亂糟糟的。老魏心煩地看了他們一眼，發現這裡大多數是工人模樣的青年。他重新把頭調過來，對着已經亮起路燈的淮海路。八層樓的彭城飯店，一個窗口、一個窗口，亮了。那最高的一層上面亮起了紅紅綠綠的霓虹燈。三毛錢買一張票，就可以進去乘電梯到頂樓。頂樓上有二十四吋的彩色電視，有象棋、圖書，有沙發。陽台上有長椅，可以俯瞰城市的夜景，放着輕音樂，可以閉目養神。凭票每人可以喝一杯值一角錢的牛奶。另外還有冷飲糖果，當然這是不包括在門票里的，要另掏錢。老魏想規勸這些青年人上那兒去玩玩，那才是青年人的去處。可是據說去那兒的人却並不多，不

少人说花三角钱不值。你算算，一杯牛奶一角钱，那么还有两角呢？就买这些散步，夜景，坐沙发，听音乐？对不起，没这个雅兴。据说，有一天晚上，那儿设了一个舞池，去的人就多得多了。虽然没几对跳的，大家都站在边上，看着、笑着，你推我、我推你，可去的人足比平时多几倍。但后来市委禁止了，前几天听消息灵通的儿子说，彭城饭店正和市委打交道，坚持要开舞会，这些现代化的新鲜玩意儿倒是很能吸引人。文工团也是这样，副团长老宋早就提出要买电吉他，说有一个县剧团演出，靠电吉他挣了几个满场。说电吉他的声音一响，台下就鸦雀无声，随后便是热烈的掌声。老魏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要这个声音悠悠荡荡、叫人心里恍恍惚惚的玩意儿。老宋和同志们一直在和他进行不懈的斗争，他终于同意了，上个星期派人去上海购买电吉他了，来信说要二百多元钱呢，而且还很不好买。可是，现在也许用不着了。老魏拿不定主意，是不是该拍电报叫他回来。他忽然后悔起来，如果早听老宋的话，早买，也许还不至于……唉，晚了！

老魏喝干碗里的酒，站起身走出了酒馆，身后依然是一片叫声：“七星、四喜、……”

喝了二两酒，身上暖烘烘的，心里好像舒服了点，有了劲。老魏加快脚步，匆匆向剧场走去。

票房的窗口还敞着，卖票的那个妇女织着毛线，面前放着几长溜的票子。窗口上方的黑板上写着：“处理当日余票，票价：一角。”老魏猛地想起“一目了然”，赶紧上上下下摸起口袋来，钥匙，钥匙呢？哦，在这里。他走到票房后头，却见小屋敞开着